

性情

紅橋雙棲錄

(十一) 邱園

說小
候其去：流即舉以問洪老爺。洪老爺曰：此吉族姪女也。孤寒無所依，今以依我。渠自聰慧，吾恆於燈下課之，能執筆爲尺牘矣。流問曰：有婿家水口？老大方爲此操心，以渠羽質，恐不足爲農婦也。渠曰：蠻姑囑牛於我，使爲寢淑女。今老爺與烏家交好，而牛父嘗受業於夫子之門，某願孰何焉。洪老爺欣然曰：固甚善也。願汝爲我玉成之。他日流辭歸，即以語牛，且盛稱女賢淑，又能執筆爲書翰者，牛固無不可。即爲馳書以告蠻，蠻亦欣慰。且函約阿流，當以秋七月風高氣爽時，與牛返柳花浦畔爲就宅也。

：烏飛兔走，春秋代序，既而居七月矣。蠻即先至流所，與牛并流歸鄉。魯屋已夷，則立出重資購取人舊宅爲居址，而後與洪老爺約爲居所許否。

古古今今

(藝才)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婚姻：自輶遊之，牛於是有了婦矣。

訂的工夫，把丘九們應讀的經；編

當阿蠻與流歸返柳花浦畔時，固嘗成教科書。我想這種不費本錢的生

共泛小舟全，一舸雙槳，村人有尚

意，輕而易舉，決不致如中央編訂

認識蠻與流者，始知蠻適夫范，而

流娶妻范也。於是蠻與流上數年前

為純潔之愛，始大白於村人。牛既

買田負人爲種治，以收租息，牛既

安而樂之矣。流則仍治其舊業，使

蠻亦別去，復隨夫行營。如是者又

經年，一日蠻忽以書來招，謂於軍

次得罪人，其是與流母有關者，請

迅至驍審，流至，蠻乃爲道其事也。

(未完)

香港的學風，幾十年來，讀經總沒

有改變過。從前廣州的學生，以為

港中教育，是這麼落伍，甚有舉讀

舊書肆，也太寂寞了呢。

經相訛笑的，現在已通令讀經，而

且每人還要有一點鐘的授課；火燒

眉毛，已到眼下，也許要贊美港中

的教育，爲先知先覺吧！

不過讀經真也會有方法，死守着高

頭講章，諸經注疏，羣經彙解，也

不去檢查，吓，祇盲從着宋儒章句

的經學先生，我瞧真有點兒不高明

：經是讀定了，不過頂禮宋儒，做

相慶的學究們，先得自己準備一下

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希望廣州彈冠

者，仁在其中矣。

一個不佞不叛之臣的經學先生，真

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希望廣州彈冠

者，仁在其中矣。

我不在少數。所以我希望廣州彈冠

者，仁在其中矣。

我不在少數。所以我希望廣州彈冠